



东山中学真唔错

东山中学在梅县县城的东边，门前有条周溪，依山傍水。这里原来是“东山书院”，后来改作中学。踏上状元桥，经过红棉树，便是东山中学的大门了。

东山中学是三堂五横的屋。从大门进去有个厅堂，

一个走廊，一个天井，后面有个屏风隔着，再后面又是天井和堂厅，一共有三个厅堂，这叫一横。整座屋一字排开有五横。屋背后是大礼堂和一个两层的旭升楼。紧挨着旭升楼的是连片的体育场，两个篮球场和一个运动场。运动场上有单杠、双杠、秋千、跷跷板和浪桥。对面山麓还有一座两层楼的“南康图书馆”，图书馆除了阅读书籍，还兼作生



1938年的梅县东山中学



东山中学20世纪90年代末新貌



物、化学、物理实验室。

出了东中的大门，绕过木棉树往右走，有几个小铺子。其中有个阿霞伯姆，专门做我们女学生的生意。女学生们住在一层，她开的那间铺子的门，与我们住的宿舍的窗子正



对着。她经常提着两个篮子，仙人板是仙人草煮成汁，去渣后加入薯粉煮熟放凉而成。一个篮子里放着碗筷，另一个篮子里放着砂锅，沙锅里有时盛着绿豆粥，有时盛着圆板或黑芝麻糊。圆板是用米粉做的，圆圆的，里面没有馅，用红糖水煮熟，吃起来甜甜的。她来到我们的窗户下面，把两个篮子放在地上，盛上一碗，端在手里，然后叫卖起来：“瞞人吃圆板，瞞人吃圆板？”谁要，就从窗户递进来。一两个铜板就可以吃一碗。绿豆粥、芝麻糊也放糖，也挺好吃。除了阿霞伯姆的铺子，还有赖嫂。赖嫂的铺子也卖些小吃，夏天的时候还有仙人板。

每星期一的第一节课时间，学校在大礼堂或大操场举行初中、高中六个年级的全校师生参加的“总理纪念周”的仪式。先是向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三鞠躬，默念三分



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是客家人。

钟，唱国歌：“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……”大家唱歌的时候，我哥李万广就站在前面指挥，我看着他用双手打着拍子时，唱得可起劲呢。他也在东山中学。是高中生。唱完歌然后是高声朗诵孙总理的遗嘱：“余致力国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，积四十年之经验，深知欲达此目的，需唤起民众，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斗。”由于每星期一都要朗诵这段话，我很快就背下来了。

我在学校时穿校服。东山中学的女生校服，上身是藏青色的长袖翻领的童子军衫，胸前左右各有一个口袋，双肩有肩带，下身是黑色短裙，脖子上系一条蓝白色各半边的领巾。阿婆还给我缝了一条蓝色紧口的球裤，两边还有白边，给我上体育课或运动时穿。这条球裤，可以配上白色的衬衫。

学校的宿舍，每个房间有四张两层木床，住八个人，和广益女中的一样，但租金比较贵。不少从山村小学来的学生都住不起，我也住不起，只能去



1918年，孙中山在梅县松口公学（松口中学前身）。

寻找学校附近的平民家或农民家的矮屋去住。

阿英是我同班的同学，她是毛里求斯的归侨，跟父母回到家乡。父亲年迈在家赋闲，母亲在家务农。她家在白宫圩镇附近，离县城三十华里，离我家八华里。她的两位兄长和大姐在毛里求斯经商，常寄些钱回来，供养她和弟弟妹妹读书，生活不算富裕。

阿英长着一对大眼睛，双眼皮，白白净净的，个头和我差不多，比我胖一点。我在东山中学报到的时候见到她，一问才知道她是我外婆娘家的人，还算是亲戚呢。两个人越说越近了，以后我发现，她生活很节俭，自己会做简便的凉鞋，会缝短袖上衣，会绣花，也会烧火煮饭，读书很用功，学习成绩也好。



我一见到她，就有一种亲切感。后来，她成了我的嫂子。我们两家的经济情况差不多，都住不起校舍，都需要到学校外面租便宜的屋。同校的高年级学生竞权姐和另外三个女同学也在寻租农家屋，于是大家商量好了，分头去找，找到了，几个人一块住。

我和阿英在离学校不远的黄屋村找到了可以出租给学生的民房。每间房的月租大约是两块银元。说来也巧，屋主是阿英的远房姑姑。不知什么时候嫁到这里的。我们叫她阿明姑。

阿明姑有三间房可以出租，正好我们六个人住，租金也不算贵。我们很快就和阿明姑谈妥了。我和阿英住西边的一间，竞权姐四人住东边的两间。一间房可以放两张床，一张四方桌，两条长凳子。

我和阿英很高兴，也很满意，有床睡，有桌凳读书写字，又有空地方放东西。

开学前几天，我们六个人先后来到阿明姑家里。

阿明姑是从村里嫁到这里的，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了。她身穿一身黑色布衫裤，胸前围着一条黑色镶着花边的围身裙，围身裙两侧的腰间结着一条一



尺多长的带子，是各色线织成的有图案的花带子。系在腰背后下垂着，走起路来，两条彩带左右摇动着，很好看。她腰直背直，不胖不瘦的，脸有点黑，头宽额阔，额头有几条皱纹，脑后梳个发髻，见人总是笑咪咪的。我们把各自从家里带来的被褥蚊帐搬进各自房内的床上，铺好，把纸笔墨砚和书放在桌上，把装有大米的洋铁米桶和咸菜罐放在屋角的地上，放衫裤的藤篮子放在床底下，都安排好了，身上觉得轻松了许多。

我和阿英住的这间屋是四四方方的，坐西向东，东面有一扇门，门旁右上方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小方格木窗，木窗的上半扇可以用木棍支撑起来透风，又凉快又亮堂，门口是天井唇（边沿），行过一点有个小廊子，廊子的前后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，下雨天，雨水全下落到天井里，天井里有一个洞，积水多时便从洞口流到地下水管排泄出去了。

阿明姑来到我们住的房间，看看这，看看那，笑咪咪地对我和阿英说，你们的東西放得很好，你们都到大厅里来一下。我们跟着明姑来到厅里，只见竞权姐等四个同学已经先到了大厅，一个个都笑嘻嘻的，看来，她们对自己的新居也很满意。

“一日三餐饭，你们在哪里吃？”明姑问。



“自家（自己）煮。”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。

“拿两只煤炭炉子给你们要么？”

“要。”竞权姐四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“这两日可以先用我家里的煤炭煮饭，得闲的时候，你们去买煤，煤铺离家不远，用我家的畚箕去抬吧。”

我和阿英听到买煤炭又要花钱，便问明姑，我们两个人不买煤炭，烧木柴，已经从家里带来木柴了，你屋下（家里）有没有烧柴的炉子给我们用。

“有，我有一间放东西的杂屋，屋里有两个烧柴炉灶，你们用吧。”明姑很爽快地答应把柴灶给我们用，又关心地问：“你们晓得烧火吗？”

“我们两个人都会自家烧火煲饭，也会煮菜。”我回答明姑。

“那就好，我带你们看炉子去。”明姑站起身来，朝外就走，我和阿英跟在后面。到了杂屋，果然见到两个柴灶，柴灶下边的地上空着，可以放柴，仔细一看，炉膛周围都裂了好几条缝，会漏风，我怕不好烧，阿英也看到了，我们相互看了一眼，显出为难的样子，不知怎么办。明姑看出了我



们为难的样子，说：“等一下，我去搓点泥，把炉膛糊一下。糊好了就好烧火煮饭了。”

明姑说完转身快步地走了，系在她腰间的围身裙后边的飘带，快速地左右摇摆着。不一会儿，只见明姑左手托着一块木板，木板上有一堆和好了的泥巴，右手拿着一个抹灰用的小铁铲子，走进了杂屋。她把泥和工具放在柴灶前面，用点水洒在炉膛裂缝上，用铁铲子铲上和好的泥，左一抹右一抹，炉膛的裂缝就被她磨平了。

“要等到泥巴干了才好烧火煮饭那。”明姑向我们交待了一声，放心地走了。

“多谢明姑。”我和阿英谢过明姑，一直看着她走远了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
在明姑家住下之后，不几天开学了，我和阿英商量好两个人轮流煮饭，一人煮一日，早上早点起床，一次煮出两餐的饭，早饭后留下一部分中午热着吃，中午下课放学回来赶紧随便热点饭吃。下午课后回来再煮点饭吃。为了节省时间，边做饭边温习功课，我们两个人同吃同住同上学，上课时坐在一张桌一条板凳上，亲密无间，像是亲姐妹，到了周末一同步行三十多华里回家。

我刚来到东中，就听同学们议论“七君子”的



他们是东山中学的抗日救国的好学生，
后排右一李国超是梅县抗日救国联合会的
成员之一。

事。说是我到学校的前一年（1939年），梅县中等学校学生抗敌同志会（简称学抗会）组织学生们宣传抗日主张，有七个学生被抓到监狱里去了，后来在学潮和各方人士的压力下又放了出来。这七个人当中，有东山中学高年级学生黄信能、何孟林和李国超。我阿哥在学潮中也是个积极分子，参加了营救七君子的运动。

学校的校长肖木麟和我阿爸是朋友，很熟悉，“七君子”事件以后，他就让我阿爸要好好管教我阿哥，不要老是抛头露面的。

我还听到同学们议论，要打回老家去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。听到这些议论，我知道了小日本侵占了我们的国家，要抗日。同学们还告诉我，学校的训育主任是个大坏蛋，三青团的头子，国民党的特务，专门监视抗日的进步学生，监视他们参加什么活动，监视他们看什么书，要提防他。

有一次，我跟着我阿哥和他的几个同学到城里的生活书店，见他们到书店后面的屋子里买了几本



三十年代梅县的女青年学生

书。他们也是租住老百姓的房子，叫谢屋。我阿哥就把买来的书藏在他睡觉的床板下面。他睡的床是用两条木凳支起的一

张床板，书就藏在木凳和床板的夹缝当中。我见了很奇怪，就问他为什么把书藏起来。他说，国民党的那条狗会经常到同学们租住的房子里来翻书，这本书可不能让他看见。

我知道他们看的是禁书，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书。有一次，我回到家，打开阿公的一只铁皮箱，里面都是阿哥的书。我翻开一本，见里面有毛泽东的照片插图。我对阿哥他们做什么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是抗日的，是爱国的，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，都是很好的学生，对他们很尊敬。

和我们一起住在阿明姑家里的竞权姐（刘竞权）和美兴姐（熊美兴）还有清华姐（潘清华）都是进步学生。

有一天，到了星期六，竞权姐对我说，阿莉，这礼拜你就不要回家了吧，咱们开个生活会。我不知道什么叫“生活会”。也没有留下来参加她们的



生活会，还是回家去了。阿婆在我的心目中是第一位的。

学校放假的时候，我经常到白宫富良美村的载伯（丘载兴）家去玩。他们家和我们家是世交，关系很好。富良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村子，村里的人是姓丘的占大部分，很多华侨、侨眷，是个有名的侨乡。一次，我在载伯家见到阿映姐。阿映姐叫黄映熙，是东中高中的学生，人长得很漂亮，学习成绩也十分好。在学校时，我就认识她，她的父亲雁南（黄雁南）先生和我阿爸也很熟悉。我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她。一问才知道，她高中毕业以后，就嫁到这里来了，嫁给了载伯的侄子丘富荣。我该叫她富荣嫂了。以后我每次到载伯家，总能见到她。每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不是在挑着尿桶淋（浇）菜，就是去山上割 箕、拾柴禾，要么就是耕田烧火煮饭。每每见到她，我总是想，我可不能像她这样，读了高中，就早早嫁了人，没有一点用处。我要多读点书，以后能够自立该多好。像梅县县城里的幼儿园的女老师，就挺好的。

我又想起了不久前结婚的兴容姐，如果我以后像她那样，也不错。

兴容姐是集成楼我二伯公的大孙女。她在城里



卫生学校读书，认识一位医生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经过双方家长同意，不久便结婚了。

兴姐结婚那天，我跟着祖母和兴姐的兄弟姐妹们去参加婚礼，结婚地点是在梅县县城里最大的在东湖路的东湖旅馆。

兴姐和丈夫这对新娘新郎在东湖旅馆接待我们和其他来宾。兴姐用好茶招待客人，中午就在旅馆里摆了几桌酒席。兴姐穿着一件新的花旗袍，没有穿戴罗帕（婚纱），阿婆带头入席，大家也跟着入席，阿婆举起饭桌上的酒杯，说：“祝你们新婚大喜，祝你们俩人和和气气，早生贵子。”大家都站起来，举杯庆贺兴姐的新婚。大家欢欢喜喜吃了一桌宴席。他们结婚以后，在姐夫家乡的松口镇上开了一间诊所。姐夫给人看病，兴姐接生，很受老百姓的欢迎。

我还有个远房姑姑，叫阿勉姑，十八岁出嫁。出嫁时坐的新娘轿是红色的，这是比较老式的花轿，也穿着靚袍凤冠，穿鞋著袜，也有不少嫁妆，她是个文盲，不识一个字。嫁给一个穷人家。丈夫是很有才气的好男人，高中毕业学生。听人家讲，他是靠家里借钱读的中学，他有个好朋友，家里很有钱，见他是个人才，竟然慷慨供他去日本留学，



读的是内燃机专业。他很有志气，边读书边打工，有点收入，利用假期回国娶了这位目不识丁的姑姑。心满意足地把刚娶的老婆带到日本去了。这姑姑也是个心灵手巧的妇女，又很能吃苦。她在日本，一日三餐服侍丈夫，向日本朋友学会了做和服，做西装，两个人的生活大大的改善了。丈夫是她最好的文化老师，留学期间，她丈夫一边求学，一边教老婆读书识字，教的很认真，学的也很努力。这位姑姑一边烧火煮饭，服侍老公，一边帮人做衣服，一边读书写字，几年下来，她竟然能够读书看报了，还会写信呢。她穿起自己制作的洋裙子，看上去，很像个文化人。我非常敬佩阿勉姑。



作者的父亲李瑞文1965年7月送给女儿的
照片。李瑞文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即加入了
中国共产党，在中央某部门任职。